

关注

寻找古村落的现代“再生路”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西递镇西递村。视觉中国 赖鑫琳 摄

本报记者 赵昂

在刚刚过去的第11个“文化遗产日”,其主题“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引起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6月14日,住建部等部门对外发布通知,公布了2016年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750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单,涉及23个省、市和自治区。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是避免城乡记忆消失的有力保障,“增加了文化的厚重感和归属感,让人得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中国文化管理协会遗产保护委员会理事长安然看来,在城市化的大潮下,保护古村落,让古村落生活在现代生活下依然保持活力,对于避免城乡面貌趋同,提升城乡品位具有重要意义。

面临消亡的“农耕文明之根”

安然向《工人日报》记者表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受农耕文明影响,村落则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物化表现形式,也因此成为构成中华文化的最基础元素。“古村落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研究古村落,也可以使我们了解过往先人的生活状态。”在他看来,古村落保护不仅有文化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因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依然举足轻重。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张妹芝表示,“保护传统古村落,就是要让我们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根、留得住魂。”

但是,这样的“农耕文明之根”,正因种种原因面临消亡。根据住建部公布的数据,2000年时我国村庄总数为353.7万个,到2013年

时下降为265万个。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大量消亡,传统村落也不可避免,传统村落现存数量仅为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9%,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已经不到5000个。

现有的传统村落,集中于工业化影响力较弱的偏远省份。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关于全国传统村落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上报了11567个传统村落信息,其中数量最多的为云南省、贵州省位列第三。

2012年,国家启动了传统村落名录编制,目前已有三批总计2555个村庄入选。在传统村落的认定评价体系中,以村落传统建筑、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方面分类打分。换言之,能够入选的村落,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保护传承价值。

在2012年年底公布的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列入名录的许多古村落处于国家级贫困县,以湖南省为例,该省列入名录的30个传统村落中,位于国家级贫困县的超过半数。对于贫困地区而言,保护资金的筹措,并不是一个简单易懂的问题。

住建部总工程师赵晖,在任村镇建设司司长时曾对媒体表示,传统村落不仅现存数量很少,其发展还滞后。大量传统村落分布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村民收入低。

重塑田园生活并不容易

在城市中居住了近50年的陆女士,在北京门头沟区的山区里租了一个小院,打算过“没有PM2.5”的田园生活。门头沟区,是北京古村落的集中区域,该市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16个村落中,有10个位于门头沟。在陆女士租住村庄附近,就有一个传统村落。

但很快,陆女士就发现,村庄生活有太多不便。“公交车很久才有一趟,进村的路全是泥,上下水和厕所也不好弄,买东西也不好买。”最关键的是,去一趟最近的卫生机构,要走很远,还是有些简陋的卫生院,这与原本想象中舒适的自在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大相径庭。她曾经想带亲戚朋友一起到乡下住,但一个旱厕,就难住了所有人。

在京郊山区的一处传统村落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到了午饭时间,村子里飘满了饭菜香味,但进入村中的背包客们,要么靠着院墙啃着自己的面包,要么钻进车里准备下山找饭馆,“看了这里的灶台,不想吃了。”

基础设施薄弱,工作岗位不足,使得传统村落的人口大量流失,形成“空壳村”。“村民选新址、建新房,致使部分古村落无人居住或仅留老人居住,逐渐成为空心村。”张妹芝说。

“古村落所面临的人口流失问题,其实和其它村落一样。保护古村落,要保护其‘生活状态’,让古村落里的乡村生活,是舒适的、现代的,这样才能吸引人、留住人,让传统村落焕发活力。”安然坦言,“我们的大城市和发达国家相比,居住设施并无太大差别,但是乡村的人居环境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和我们自己的城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根据《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3年,我国村庄道路总长度为228万公里,而在2006年时,这一数字是221.9万公里。全国乡政公用设施情况显示,乡村人均公园绿地在2013年为1.08平方米,仅比2006年增加0.23平方米。而在医疗方面,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从

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全国村卫生所数量减少3572个,诊疗人次减少320万人。

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空有建筑物本身,传统村落依然难以融入现代生活。而这些配套设施,仅依靠村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古村落“新生”需要多方协力

从2014年到2016年,中央财政按平均每村300万元的标准提供114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传统村落保护。而要获得财政支持,入选名录的村落需完成相应保护规划等材料并通过住建部等部门审查。

在省一级,财政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以传统村落大省浙江为例,全省共计176个传统村落位列名录之中。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提出每年确定40多个重点村,每村由省财政下投资500万到700万元,并安排15亩建设用地,用于缓解历史建筑保护和农民建房的矛盾。

现阶段,第一批40个重点村的三年建设周期已经结束,近半数的村庄已经引入了适合的业态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从休

闲旅游、纪念品开发、农副产品到餐饮、民俗,形成了一系列衍生产业链。古村落焕发了经济活力,也推动了当地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

据介绍,目前,浙江第一批40个重点村“三年建设周期”已满。在专项财政资金的撬动下,大部分村庄的古建、古道风貌得以修复和提升,近一半村庄还引入了适合的业态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但是,也有专家向记者表示,并不是每一座古村落都适合发展旅游。许多古村落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当地也缺乏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旅游兴村”的案例,对于偏远省份而言并不见得一定成功。

“古村落保护,需要嵌入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这一大课题之下,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安然说,“而这,需要多方协力,仅靠文化部门和文保部门是不够的。”

目前,我国传统村落长效保护管理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中,相关投入力度也在加大,以江西省为例,为“培育一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完好、特色产业成熟、人居环境优良的传统村落”,省级财政每年统筹整合资金1亿元左右给予支持。



图为云南沙溪古镇掠影。本报记者 于文国 摄

上海国际电影节 李安为中国电影三敲警钟

张艺

近日,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了几天来人气最火爆的一场论坛,由电影节与腾讯娱乐联合主办,以“票房即将超美,成为‘老大’还差几件事”为主题的论坛,迎来了著名导演李安。一贯的温和谦虚,一贯的珠联璧合,李安有趣而又生动的讲解给火热的中国电影市场下了场降温雨,也敲响了几声警钟。

警钟一:忌急功近利

“现在医药很发达,我们都能活那么长,急什么呢?”喜欢自嘲的李安,这一番幽默的大实话,引得全场发出会心的大笑声。

李安认为,中国观众基数大,成为世界影坛的老大是理所当然的。但如何让中国古典文化里的诸多宝藏为人所知,让中国文化真正拥有话语权,还需要很大的耐心。“我们东方民族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情怀和逻辑,但这还没有变成普及的世界语言。”

做好电影,首先要做的是“筑基”,李安坦承,自己就是一个晚熟的导演。让年轻人成长得太快,反而会扼杀助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然成长。“我是36岁才开张——很晚熟的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我蛮感恩自己漫长的幼稚期。”李安说,生长是需要孕育的,不管是环境孕育,还是年轻人允许自己被孕育,“我觉得你们不要太急功近利,很多事情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

他很诚恳地请求:“真的拜托大家,好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掘苗助长的负面影响,中国香港、台湾都经历过,希望内地电影不要重蹈覆辙。”

警钟二:莫盲目跟风

观众总是喜欢新鲜东西的,当年拍《卧虎藏龙》时,武术指导袁和平为了设计新动作,焦虑到吃两粒安眠药都睡不着。李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盲目跟风很容易让观众审美疲劳。

“出片量大,都拍大同小异的电影,大家就会疲乏,疲乏到连电影都不想看。”多元化的娱乐方式让电影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如今要把观众拉到电影院去是很困难的,所以特殊性就显得特别重要。”

李安强调说,他并不是要否认资本的作用,“现在资本多是好的,因为它关乎电影的生计。”他只是想提醒中国电影人,不要因跟风而导致观众疲乏,“当观众不喜欢这个类型了,觉得连看电影都不是很重要时,我们就会自食其果。”

警钟三:避明星陷阱

“我常常跟不是太大牌的明星讲,观众买票进影院,是借你的脸来想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永远不要把你自己的脸想得那么重要。”说这话时,李安笑了,听众也笑了,笑笑开始点头。

明星吸引人,无可厚非,靠明星效应确实能把电影炒热,但是作为电影人,自己心里面要有数,因为观众最后想看的还是电影里那些能打动人心、打动人的东西,想看的是与自己的情怀、思绪有关的东西。

李安甚至用“当务之急”来形容这个陷阱,他用亲身经历的台湾和香港电影业的衰落来佐证。根据他的回忆,当年的台湾市场就是太过倚重明星效应,把钱都花在明星身上,导致了电影制作品质的下降,从而渐渐失去市场。“然后,台湾老板去了香港,香港电影人拉起来自救,结果(市场)还是给搞下去了。”说着,李安还玩起了黑色幽默:“小心哦,现在他们都来这边(内地)了。”

归根结底,李安还是希望,他希望当下影业的盛世,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巅峰,而是一个“永续的荣誉”的开始。

中国体育文化作品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元浩)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凯旋体育文化承办的中国体育文化作品展日前在京举行,国画大师范扬的35幅体育题材作品以及紫砂艺术家吕俊杰的8件紫砂壶精品与公众见面。

据介绍,范扬曾先后在索契冬奥会、南京青奥会等大型国际赛事期间展出自己的作品,冬奥会冠军张虹、“飞人”博尔特、足球巨星梅西等中外体坛名人都曾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作为国内知名的紫砂大师,吕俊杰表示紫砂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中国行的重要环节之一,巴赫专程观赏了此次展览并邀请范扬到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做展览。

公司音乐剧《Scrap-废铜烂铁》、韩国越山剧院韩国传统木偶剧《勇敢的朴爷爷》、台北如果儿童剧团童话绘本改编《轻轻公主》等。

在“国际儿童戏剧沙龙”活动板块中,将特别邀请国际儿童剧团(团)代表观摩戏剧展演剧目并探讨儿童戏剧的发展,推动中国儿童戏剧走向世界,分享中外儿童戏剧创作的经验。此外,本届戏剧节继续秉承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原则,在为务工人员子女、低保家庭、孤残儿童等困难群体免费提供公益性演出票的同时,还将公益演出票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的剧目将为教师每场预留10张演出票,持教师资格证报名免费领取,以此促进校园戏剧文化建设,营造浓郁的儿童戏剧氛围。

历时49天,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46部优秀剧目献给中国小观众

第六届儿童戏剧节首设观众评审团

本报讯(记者赵亮)6月16日,记者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获悉,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和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8日至8月25日举行。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塑造未来——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历时49天,涵盖优秀剧目展演、儿童戏剧交流以及戏剧嘉年华活动,共有来自美国、罗马尼亚、立陶宛、日本、韩国、西班牙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25家儿童戏剧团体,共46部优秀剧目演出在戏剧节期间带给中国的小观众。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戏剧节将首设观众评审团通过网络选出观众最喜爱的剧目,并将所有演出剧目均标注适合合一年龄段儿童,为不同年龄段的少年儿童做最佳推荐。

“设立观众评审团是希望增强观众的参与性,也让儿童戏剧的创作者们更了解观众戏剧欣赏的口味。”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解释道。

据了解,本届戏剧节在演出内容上更注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展演剧目包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童话剧《马兰花》、木偶剧《白雪公主与七个矮人》、童话剧《小蝌蚪找妈妈》、中美合作“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北京丑小鸭剧团股份有限公司儿童舞台剧《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西班牙欧蒙斯剧团儿童剧《影子小偷》、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卡通舞台剧《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姊妹篇》《棉花糖和云朵妈妈》、罗马尼亚坦达利卡通木偶剧《你是谁?》、日本株式会社笑猫

青海省总举办母亲节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那生祥)近日,青海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办的“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专题文艺汇演在青海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通过文艺汇演形式在全社会树立尊重母亲、善待母亲、感恩母亲的良好风尚,进一步推动“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

文艺汇演包括赞美篇、最美篇、祝福篇三个篇章。

由西宁市总、青海省教科文卫工会、青藏铁路公司工会、省投资集团工会等单位女职工委选送的《激情花儿》、《礼之韵》、《剪花花》、《素玛花开》、《陌上花开》等舞蹈和歌曲《再唱山歌给党听》、《在那遥远的地方》、《烛光里的妈妈》、《呼伦贝尔大草原》等15个节目精彩纷呈。

南昌海昏侯国遗址正式挂牌

本报讯(记者卢翔)继5月30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网上博物馆正式上线后,6月7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也正式挂牌,揭开了江西省遗址保护利用全面提升的崭新一页。

据了解,该管理局主要负责海昏侯国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利用和学术研究,同时负责申报国家旅游5A级景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及其他有关项目,包括

遗址公园、博物馆等区域内建设项目的规划、论证、建设和管理,以及遗址公园的管理、运营、维护与对外交流工作等。

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朱虹表示,要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国家5A级景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世界文化遗产三大目标的要求,进一步加大规划建设、遗址保护、宣传展示、学术研究和投入力度,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海昏侯文化遗产。

视线

文化遗产距离我们有多远?

优秀文化遗产走近你我,走向世界



6月15日,第九届北京青年戏剧节在北京举行发布会,戏剧节将于9月举行。届时,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作品将涵盖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一生37部作品,外带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图为在发布会上的一位年轻演员的即兴表演。(中新社 杜洋 摄)

文化遗产距离我们有多远?或许餐桌上就可以找到答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饮食文化伴随五千年。一些传统饮食的制作方法,成为我国文化遗产最具“色香味”的部分。四川成都,有一座可以“吃”的川菜博物馆,不仅传承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更让文化融入了百姓生活。

在这座川菜博物馆,参观者既可以了解川菜的历史,看到世界上最早的泡菜坛子、全球最大灰陶灶、汉代青铜筷等6000件与川菜饮食文化相关的文物,还可以现场学习川菜烹饪技艺、品味川菜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参观别的博物馆可能是‘移步换景’,在我们这里是‘移步换吃’,饱了眼福还饱口福。”川菜博物馆馆长张辉强说。

博物馆将洗菜、理菜、备料等繁琐的程序帮游客做好,让游客体验关键的步骤和乐趣。

在张辉强看来,川菜博物馆的使命是传承和传播四川传统饮食文化,通过体验式活动将川菜制作技艺传授给更多人。实际上,

川菜博物馆找到这个路径之前,也费过不少周折。

川菜博物馆建立于2007年。除了文物静态展示,一开始主要是做菜给游客吃以及承办各种宴会。“虽然也能盈利,但传承上变了味,甚至有人把博物馆称为‘摆了古董的农家乐’。我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张辉强说。

2014年,博物馆不再承办宴席,而增加了“玩做菜”项目。这个项目很受欢迎,过去一年,参与“玩做菜”项目的游客有7000人,其中近5000人是外籍游客。

喜爱川菜的人都评论说:“这才是川菜博物馆应该做的事。”

“做个瓷盘能有多难?”18月回忆起四年前到景德镇学习制瓷,并自创品牌时自己说过的话。八月来自台湾,今年43,本名叫王代平,“八月”是他英文名 August 的中文音译。他曾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西欧片的负责人。由于常年生活在海外,他更习惯用“八月”这个称呼。

还在欧洲学习的时候,八月就喜欢流连于博物馆、画廊和设计精品店,他立志要把艺术融入日常生活。2012年“五一”期间,八月独自来到景德镇,萌发了来瓷都创业的愿望。同年11月,他辞去工作,在景德镇开办了一间工作室。他和两位伙伴一起寻梦:50岁的英国凝聚态物理学博士盖伊·汤普森和38岁的景德镇资深画师罗艳。

八月和罗艳负责设计和制作,他们用花鸟笔来表现中西合璧的设计,不断把传统的技法和操作做新的尝试。盖伊曾在一家外资银行负责风险管理评估和法规制度规范,他负责陶瓷品牌创立的评估、市场和销售。

“同样的颜色在不同的温度下烧出来的效果差异很大,我们花了快3年的时间去试验过程中彩餐具从发色、单色、复色、调色、配色等过程。”八月说,刚开始他们只能通过查阅资料、走访作坊的办法一点一点地打听釉中彩工艺。

经过四年努力,他们的第一套

“Spherebol”全手工陶瓷产品问世,摆上伦敦牛津街附近一家奢侈品商店托马斯·古德的橱窗里。

八月觉得,正是他们各自背景优势的结合,才使他们可以用欧洲现代艺术的眼光去诠释东方元素,融会中西,做出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觉得美的作品。

如今,除了家传“学院派”之外,像八月和盖伊这样来自海内外的“景漂”已经俨然成为千年瓷都的生力军,景德镇镇市官方统计,景德镇镇梦的“景漂族”已达到每年2万人次,其中外籍人士1200人左右。

哈佛大学陶艺中心主任、美国知名陶艺家南希·赛尔维吉认为,在当代实践中,景德镇悠久的历史依旧鲜活,工匠们精湛的技艺依旧娴熟。景德镇将陶瓷技艺与艺术创想卓越地结合在一起,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的学生、艺术家和设计师,是中国文化最亮丽的名片之一。

(新华社记者 吴鍾昊 童方)